

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現代中文文學學報

Volume 8
Issue 2 Vol. 8.2 & 9.1 八卷二期及九卷一期
(2008)

Article 1

1-1-2008

導言 = Foreword

Ping Kwan LEUNG
Lingnan University, Hong Ko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jmlc>

Recommended Citation

梁秉鈞 (2008)。導言 = Foreword。《現代中文文學學報》，8.2&9.1，7-10。

This Foreword/Introduction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現代中文文學學報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導言

Foreword

梁秉鈞

Leung Ping-kwan

青蛇的身世齊來言說？

我們旅行去到每個城市，總想看看有關的文學。作家怎樣去寫這個城市？旅遊指南帶給我們空泛的資訊；廣告說得天花亂墜，只為個別商品作宣傳。唯獨文學是城中隱者的深思，從自身的觀察出發，有獨特的體會，通過文字媒體，帶給讀者閱讀的愉悅，裏頭有深入의思想和反省。

每個城市都會以它的文學為榮，圖書館有作家的作品，年輕一代會知道文學發展的傳統。唯獨香港不然。文學在傳媒和文化活動中被邊緣化了。書展和書節有活動而欠文學的出版和評論。西九龍文化中心的企劃，沒有把文學考慮在內。出版人舉辦「帶一本書到西九龍」的活動，正是對之作出補充。2007年12月20至22日，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舉辦「香港文學的定位、論題及發展」研討會，正是自覺身處這樣一個環境，開文學研討會不能光講作品，也得連起我們身處的文化空間，我們的歷史、文化與教育一起思考。

許多人說該有人來寫香港文學史。在台灣有編寫文學史經驗的彭小妍提出：若由缺乏當地人經驗的外人來寫文學史，會有種種誤解。但在發言的結尾，她又以李碧華的《青蛇》為喻：青蛇說要不假手他人，自己來寫「當事人的真相」。但是，她提醒我們：自己寫自傳，就一定能表現「真相」嗎？我們都不是這樣想的青蛇。這次會議的特色，正是不僅由香港文學專家閉門議論。請來整理史料的有心人，也請來精於理論的學者。除了中、港、台學人，也請來日本、韓國、歐美的學者，聽聽他們提供不同角度，評說香港的文章。

任教洛杉磯加大的史書美剛出版了新作 *Visuality and Identity*，提出 Sinophone Literature（華語語系文學）觀念。這觀念延伸到香港文學，有甚麼啟發？香港文學本身為多語文學，包括以英語寫作，但更多是各種華語寫作，可為華語語系研究範疇的對象。香港的華語寫作過去也有三及第文學，混雜了文言、白話、粵語；近年亦有在報刊上發展出混雜白話、

英語、粵語的文體。研討會的開幕致詞以至發言亦分別有英語、普通話和粵語，顯示了香港語言上的特色！香港與其他華文華語地區比較，正是有它不同的歷史，有對語言的不同態度。

華語語系文學的討論，有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，也有不包括在內的兩種觀點。包括中國文學在內，好處是可以把其他地區用中文寫作的文字，與中國文學互相參照，體會異同，擴闊邊界。嶺南大學的雙語學刊，正是名為《現代中文文學學報》，以語文為共同的媒體，不以國族為排他的前提。但近年流行的「國際華文文學會議」，若因循處理，容易變成每個地區派出代表、聯誼為主的活動，反而難以從相異的處境互相觸發深思。另一種不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華語語系文學的想法，可以是為了發展弱勢書寫社群的聯繫。但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：香港文學的歷史和課題，好似也給Sinophone理論提出挑戰。香港文學一方面與中國文學有千絲萬縷的關連，不能撇開不談；另一方面卻也有本身的特色，不能一概而論。若果民族主義的話語未能討論香港文學，那麼華語語系文學的討論能否另有新見？若已能從馬華文學、台灣文學提出新見，我們樂於期待見到更能面對香港文學的歷史發展出的特色，作出討論，為華語文學提出新的課題。

華語語系文學觀念的提出，與後面諸篇討論香港文學的文章並讀，互相衝擊，想來更有意思。但香港文學缺乏整理，不易看出全貌。要撰寫文學史，是一項浩大的工程，過去內地劉登翰在這方面做出成績。如果香港要在這方面發展，台灣有經驗的李瑞騰語重心長建議：編寫文學史有它的「預備作業」——編出作者的選集（如果不是全集）、整理史料、編出香港新文學大系來。這的確是香港目前需要的。從一九二〇年代以來香港已有新文學作品，卻一直未見有新文學大系的編選，也未有大規模的作者選集。三聯書店「香港文叢」出了數本便無以為繼。在香港出版過「台灣作家選集」、「海外華人作家選集」，奇怪的是從未有一套「香港作家選集」。在資料缺乏的情況下，其他地方學者談到香港文學，很容易會覺得「無甚可觀」，或者僅以在該地出版的資料為準，碰到甚麼就談甚麼了。

面對香港文學缺乏整理，受制於商業出版發行的困難，無人推廣及對外交流，也有學者覺得更需要有一個負責文學的部門：比如文學館，來從事整理、編輯、研究、推動文學的工作。

在這方面也有各種考慮，討論時許子東擔心成立文學館會引來有錢的儒商爭獻金錢留名。這在香港恐怕不致發生。李瑞騰幽默地指出：面對個人企圖不法影響公務，在文明社會中，可運用智慧做出種種解決方法。有論者指出目前歐洲文舍（Literaturhaus）的觀念並不是供奉名家放滿頭像，而是活潑地做朗誦、欣賞、跨媒體的展覽演出、維護作家權益、推動翻譯、促進對外交流。把文學推進社會，培養觀眾，協助教育，做得有聲有色！

但就這次會議上的討論來看，可見文化界對某些問題在目前難達共識。又由於行政的失誤，也令部分有心人對政策的確立與推行缺乏信心

會議最後一天有關文學與文化、文學與教育的討論，從學院移師至九龍塘的教育服務中心舉行，邀請學者與業界專才及文化工作者對話，就是由於覺得香港文學不光是學術上的討論，也是我們生活文化一部分，與其他的文化實踐息息相關。文學與教育的關係更深，長久以來，不少有心人對過去教育政策中文學與語文分家的做法提出批評。目前大家對於教育改革既有同意又有擔憂，我們大概都不會以少量香港作品被列入參考選材中而覺自喜，反而憂慮的是在大部分香港文學未有整理研討之下，如何能夠幫助大家全面地認識香港文學的歷史發展，而對今天有志教育下一代閱讀抒寫方面有所幫助？請來教育工作者、教科書編者、文學批評家、教育局的工作人員，是希望從各個角度去了解問題，考慮是否有可能採納眾議，把文學教育辦得更好？

這次會議除了發表精采論文，亦稍異於一般學術會議，加入座談的形式，討論香港文學中報刊研究的問題、香港文學與文化的關係，是為了展開理論與資料搜集的合作、促成學術界與業界的對話。可惜由於人力、時間和篇幅的限制、紀錄的困難，討論和部分作者的發言未能全錄。當日還有跨媒體的《漫畫騎劫文學》新書發佈會，以及長幼咸集濟濟一堂的香港詩人朗誦會，那熱烈的氣氛亦未能捕捉紙上。

會議兼顧教育、文化議題，兼辦文學活動，並非表示忽略主場論文的質素。參與會議的海內外學者，在香港文學的定位和論題方面多加發揮。國內專研文學史的學者，如劉登翰指出一九五〇年後香港文學走向異於內地文學的自覺、黃萬華從文教經驗談香港文學對重寫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意義，皆屬高見。法國的安妮居里安提到文學中封閉與動態的城市刻劃，年輕小說家謝曉虹回應時，以提到的海辛小說發揮，精采地以「眼睛」意象展開闡說香港小說作者種種追尋。

在香港文學的研究方面，歷史角度還是非常需要的，像黃仲鳴對粵語文學的爬梳、王宏志對文學史界定香港文學的思考，相信都為以後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。有關香港作者的專論，尤其能把作者放回歷史的角度討論，目前還不多見。基本的資料找到以後，如何進一步編輯整理，還有許多工作有待發展。這次會議收穫不淺：鄭振偉以多年搜集《文壇》的耐心，為大家介紹了不熟悉的梁青藍；樊善標細閱《新生晚報》，把讀者略有聽聞的神祕專欄女作家十三妹還她寫作的本來面貌，而鄭可怡通過《星島晚報·星座》及其他翔實資料，讓大家看到熟悉的詩人戴望舒大家還未熟知的一面。

會議得以順利舉行、論文得以結集成書，有賴各位講者的支持、藝術

發展局的資助、嶺南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所、中文系及各方友好的幫忙，謹此致謝！